

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出场路径与当代使命

□ 任 平

苏州大学哲学系 江苏 苏州 215123

一、21世纪资本创新逻辑批判

从21世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哲学批判观点看,当年马克思所宣告的“被剥夺”、“被炸毁”、“被敲响丧钟”的资本依然“持续在场”,金融危机呈现出来的若干新时代特征,两种现象的交汇点和根本原因在于“资本创新”,或者说,21世纪资本新特征、新趋势主要在于呈现了“资本创新逻辑”。具体而言,关于资本创新逻辑,我们需要把握以下几个关键点:

第一,何谓“资本创新”及其根源。资本的演化史表明:在资本的任何一个固定形态和固定阶段,它的固有外壳都会因为自己内在的基本矛盾和转化矛盾而被炸毁。如果没有创新,资本早就退场。只有通过创新行动,资本才能被暂时拯救,才能持续在场。即是说,只有通过不断的周期性毁灭和创新,资本的持续在场才能“凤凰涅槃”般地实现。第二,资本创新的路径选择。为了逐利最大化,只要有可能,有条件,资本就必然将一切要素对象资本化并将其中一切能够带来最大利润的要素对象领域变成产业的主导形态。因此,在后工业资本时代,金融资本、文化资本、知识资本等要素领域以及虚拟资本各个业态之所以能够迅速成为主导产业,都源于此因。第三,资本创新逻辑推动的资本主导形态发生的深刻变化,表现为从马克思时代的大工业资本主导形态转向后工业资本主导形态。21世纪,资本创新逻辑全面更换了资本全球化的场景机制和作用装置,借助于互联网和智能化、生物工程和材料科技等高科技革命手段,使“消费社会”取代“生产主义社会”,使后福特主义小众化“弹性生产”机构取代福特制刚性的大规模标准化生产装置,使债券化等金融手段取代一切实体经济过程,使符号化、虚拟化经济取代实体经济作为主导要素,使文化创意产业取代钢铁工业成为引领性产业,使后现代取代经典现代性社会,使离散化、个性化、网络化的日常生活取

代集中化的控制,因而造就出一幅当代资本主义的全球图景。第四,资本创新也依然遵循着马克思历史观对于资本创新本性阐释的轨迹,但是带有新世纪的特点。可以说,马克思不仅深刻揭示了资本创新的本性,而且也具体分析了当时资本创新的几乎所有形式和方式。限于历史条件,马克思主要分析了大工业为主导形态的资本结构和资本矛盾,准确地预见到大工业资本即将崩溃、外壳被炸毁的前景。然而,马克思对于后工业社会资本的若干新的趋势,尚未系统展开研究。因此,对于21世纪马克思主义而言,一个重大课题就是要“接着讲”,在21世纪重写《资本论》,科学解答资本创新逻辑,进而成为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第五,资本创新史同时就是旧外壳炸毁史。从21世纪资本创新逻辑批判反观资本出场史,我们必然得出结论:资本外壳在历次重大危机中不断被炸毁。工业资本外壳遭遇周期性危机被炸毁,换上了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外壳后又进一步被新的矛盾所炸毁,逐步换上后工业资本主导的形态外壳,而它们又在全球金融危机中被炸毁。资本每一次的重大创新,都意味着对原先主导形态外壳的炸毁。不炸毁旧的外壳,资本创新就不能实现,旧的危机就无法结束。然而,资本外壳的每一次炸毁并不等于资本所有外壳被彻底摧毁。资本在拼命地寻找创新机遇中实现持续在场,因而不断焕发内在创新冲动,从而外在地释放出推动历史进步的杠杆作用。但是,资本的持续在场是以外壳不断被炸毁为代价的。资本的幽灵出场、在场、退场、再出场,以不断毁灭来结束旧的在场,而以不断创新出场来秉持在场。第六,资本创新逻辑表明:资本并不是完全在同一种形态中、同一层次上周而复始地经历危机、萧条、复苏、繁荣和高涨、再陷入危机,或者说,不是在一种形态层级上简单循环的危机,而是在创新跃迁层级中经历上述周期性危机,因而也是一种辩证的、螺旋上升的死亡之旅。其中连续地交替着创新与危机。每一次创新炸毁原有躯壳,资本就可能在

新的空间中暂时摆脱旧躯壳的危机形态,因而造就一个时期的增长和繁荣,然而又在基本矛盾的铁律限制下最后陷入新形态的、更深刻的危机,从而逼迫资本再窥测方向、聚力创新以求一逞。资本创新逻辑变换外壳的任务从来就只能是在历史条件制约下历史地提出和历史地实现。资本幽灵仿佛是一个吸血鬼,只有靠不断榨干旧躯壳、不断寻找新躯壳来逐利和存活。但是最终只能跌入更深刻、更剧烈的危机。第七,资本创新逻辑仅仅是资本的一般逻辑,但并非每一微观资本都有如此的幸运,都愿意或能够实现创新,炸毁原有躯壳,实现“凤凰涅槃”。事实上,创新成功的永远是少数,而有无数资本因循守旧而崩溃,无数个体资本创新失败而归于消亡。这仿佛是一次大规模优胜劣汰的物种迁移。凡是现存的,都是闯过无数次创新逻辑考验的幸运儿。创新成功也是暂时的,分周期、分层级的。无论如何,资本都难以逃脱最终死亡的命运。螺旋上升的死亡之旅是资本创新逻辑所展现的独特的辩证法。它既不同于在同一层级上循环的“否定的辩证法”或“瓦解的逻辑”,也不同于发展的螺旋上升的辩证法。它的每一次创新上升同时就是否定,就是旧躯壳的炸毁和死亡。

二、21 世纪唯物史观:新全球化时代场域、场景分析与后资本道路设计

我们考察 21 世纪资本创新逻辑与 21 世纪历史语境之间的关系,可以从以下三点着手:第一,在历史层面,资本创新逻辑造就资本全球化历史的新旧转换,即从旧全球化时代转向新全球化时代,促使资本现代性社会从启蒙和经典现代性经过后现代而走向新现代性。新的系列历史社会特征如风险社会等等由此而来。第二,资本创新逻辑所造就的新全球化时代的历史语境,又大致分为历史场域和历史场景(景观)两个层面,两者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历史场域是历史存在的深层结构,而历史场景是历史的表层、表象结构,在资本创新逻辑作用下往往是历史场域的颠倒的表象。第三,新全球化时代历史语境的深刻变化,造成新的社会分层结构、新的社会机理和新的历史合力,因而对后资本道路的规划出现新的态势和趋势。

关于第一点。资本创新逻辑直接造成的资本全球化历史场域的深刻变化,集中体现在新旧全球化时代的转变,主要特征包括:(1)资本的主导产业从工业资本向后工业资本转变,工业资本主导地位日益被金融资本、知识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生态资本、人力资本、空间资本甚至消费品资本所取代。(2)资本的全球统治结构从“工业资本—农业文明”或“工业资本—体力劳动”结构转变为“知识资本—

工业文明”。欠发达国家和地区成为受发达国家知识资本支配的加工车间、资源和廉价劳动力供给地、资本和商品销售市场。(3)资本对全球控制方式的转变,从商品输出、资本输出+武力转变为知识资本、技术资本输出和货币资本+武力,科技、人才、文化、资讯的鸿沟决定一切。(4)全球内在张力发生根本转变,从现代性一元化向一元和多元双向转变。(5)全球思维从旧全球化时代的现代线性思维经过后现代多元思维而抵达新现代性思维结构。关于第二点。资本创新逻辑造就新全球化时代不仅是 21 世纪资本的直接现实,更成为 21 世纪唯物史观面对的历史现实。新全球化时代不仅是资本创新逻辑的在场方式,更是构成我们今天面对的新历史场域。历史场域是历史语境的深层结构,深层结构又生长出表层结构,即历史场景(历史图景、景观社会)。历史场景既是历史场域的表现形式或实现形式,也是其拜物教式的颠倒的存在样式。也就是说,进入新全球化时代,全球资本创新逻辑不仅深刻地变革了资本的要素和形态,进而也整体变革了世界历史的图景,使当年马克思所面临的以工业资本占主导地位的历史场景发生了重大改变,出现了所谓消费社会、符号化、文化化、离散化、空间化、个体化、虚拟化等趋势,形成了新历史图景。关于第三点。资本创新逻辑不断地刷新着历史的在场者和在场关系。例如,从工业资本对工业劳动的统治,到创新的知识资本对于知识劳动的统治,资本越来越多地偏爱对脑力劳动者的雇佣剥削和对人力资本的利用。资本也以新的对立阶级覆盖和支配旧的对立阶级。新的历史便真正开始了。原先在大工业资本主导社会中社会阶级关系日益简单化地分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趋势,在后工业资本主导社会中重新差异化和复杂化。

在马克思之后,后资本道路的规划和设计主要呈现四种路向:第一种路向,是沿着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道路。欧洲、澳洲等以议会民主和分配正义两大旗帜为核心,放弃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为代价,用改良产权(国有化、合作制和混合所有制)和高额累进税、福利国家等社会主义制度措施来限制、修正资本弊端,进入所谓非传统西方、非东方的第三条道路(民主社会主义轨道)。第二种路向,则由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相继引领,一大批原来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地区民族独立后走社会主义道路,虽然经历苏东剧变的严重挫折,但是许多国家依然坚持在较为经典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行,其中包括中国在内都在用改革方式破除某些传统社会主义的教条框架,探索新的道路。当然,信奉红色革命的还有极端的第四国际和第五国际。第三种路向,则是西方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

义设计的多元化、差异化、生态化后资本道路和策略。拉克劳和墨菲直观地从当代历史表象出发,对于反资本的社会力量、后资本道路规划等等都做了重新阐释。他们主张推翻资本统治的激进民主所依靠的“人民”概念不再限于大工业造就的无产阶级等具有传统身份政治的利益群体,而是由一切被资本主义压迫的族性、性偏好者、绿色和平人士等组成的社会同盟。反资本运动不再等于传统意义的社会。第四种路向,则是资本本身的自觉改良和向后资本道路的转变尝试。一次又一次资本危机和外壳被炸毁的惨痛教训必然会将资本退场的观念强烈地打入资本家的头脑。为了拯救资本生命,一部分自觉的精英不得不正视资本的本性弊端及其后果,从而将马克思主义资本批判从外部引入内部,成为自我反思和变革的强大动力,不仅推动着资本大量抛弃传统的若干旧外壳、旧形态、旧习惯、旧方式,实行资本创新逻辑,而且更大量引进后资本的社会主义措施来限制、改良、变革资本,企图从根本上改造资本,使资本变“红”(社会主义)、变“绿”(生态化)。

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

深刻阐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当代在场对于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而独特的价值,是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又一重大使命。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仅当然有条件成为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而且中国方案具有重大的、独特的原创地位。尽管如此,我们依然不能不加限定地指认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直接等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其间,东方和西方、中国和国外的马克思主义受其资本全球化造就的分裂的空间语境限定,历史语境、空间条件不同,因而其实践主旨、出场样态是截然不同的。正确体认并从这一空间语境的重大差别出发,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出发点,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立足的基石。

从百余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形成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大飞跃性成果,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一直走特色化、特殊化、具体化之路。在独特的中国语境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解答着资本全球化给予中国带来的独特难题,同时也在以中国方式应对资本全球化带来的普遍问题。然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绝不是脱离人类文明大道的另类,相反,面临着重新走向世界之路。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不仅是资本创新逻辑维系的西方经济霸权的危机,也是其新自由主义思想价值的危机;中国崛起所改变的,不仅是世界经济秩序,也是思想文化软实力的对比。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制度和理论,正在扩大自己对世界的影响。在这一意义上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解答世界和人类问题进程中,在创新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

过程中,将会做出自己的原创贡献。然而,跨越全球分裂的鸿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要成为 21 世纪全球马克思主义,依然需要完成系列转换。

第一,文化态度与坐标的转换。在文化态度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坚守中国文化自信的产物;在文化坐标上,也是从马克思主义一般转向中国特殊的产物。现在,走向世界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需要在坚守中国文化态度的同时包容性地转换文化态度,站在全球资本批判和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高度,从特殊上升到一般,将中国经验提升为世界理论。第二,问题反思的转换。作为问答逻辑,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聚焦中国问题的理论反思,是解决中国难题的中国方案。许多中国问题是在中国特殊空间和历史语境中对世界问题的特殊解答,如中国道路所包含着的新现代性是对世界现代性难题解答的中国方案,中国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思想是对全球生态危机和环境灾难的中国解答,等等。但是,这还不够的。而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需要将中国问题转换为世界问题,从中国问题与世界问题的关联中提出解答理论。第三,立场的转换。解答中国问题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无疑是坚守中国立场、主要成为中国人民求解放和谋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服务的指导思想。而 21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则更需要从全球资本批判立场出发,致力于人类解放和整个历史未来的立场。第四,视域的转换。理论的核心是视域。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构建,需要从立场到视域的内在提升。视域作为理论架构的核心概念、方法论和价值取向,支配着整个理论的形塑过程。当代中国化研究视域是构建 21 世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在要件,而当代马克思主义视域则是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构建的核心。第五,理论形态的转换。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概念、范畴、原理和内容体系都针对着中国问题,文化资源主要汲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因而其理论形态是适应于中国语境的出场形态。而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不仅要解答中国问题,而且要解答世界问题,要站在总体反资本全球化和设计人类未来后资本道路的高度,其概念、范畴、原理和内容体系更要针对全人类面对的共同问题和全球困境,因而其出场形态是不同的。第六,理论话语的转换。中国大众喜闻乐见的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需要转换为全球理解和欣赏的多元话语的马克思主义。21 世纪马克思主义不仅具有这一时代的精神和思想,更具有这一时代的话语方式。因此,只有经历了上述转换,我们才能有底气地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将可以转换为 21 世纪全球的马克思主义。

■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7 年第 6 期,约 15000 字